

永樂大典

三

卷三千一百四十

永樂大典

卷三一四三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一百四十三

九異

陳

陳瓘

宋史列傳陳瓘字瑩中南納州沙縣人少好讀書不善為進取

越州判官守奉寧州察其贊母事加禮而瓘測知其心術常欲遠之屢引疾求歸章不得上徵攝通判明州守素牧道人張懷木謂非世間人時且未越十留瓘少須之瓘不肯止曰子不語惟力能神斯近惟光明牧既信重民將從風而靡不識之未為不幸也後二十年而懷木誅明州職田之入厚瓘不取盡棄於官以歸章停入相瓘從東道謁博聞其名獨邀與同載詢嘗世之務瓘日請以所乘舟為踰偏重可行乎移左置右其偏一也明此則可行矣龜山每歸至一處輒不長好坐之坐亦不如焉每博大堂及館室時不知如何坐滿多不自便此而每所長方之何拘乎重一个富族士子仰附是千苦以人問到此有矣王始得如是未免至得事之人必見有犯無犯至一十一時和諧不不相見若只復得他無事休亦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一百四十三

一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一百四十三

一

歲向年底兄弟與侍從希寵之士文通使物謀藉積謂皇太后今猶預政
由是龍監揚州糧料院瓘出都門收內幸奉之并明宣仁誣謗事帝密遣
使賜以黃金百兩后亦命勿遽去界十曾牒為行家改如無為舉明子還
為著作郎遷右司員外郎兼權給事中草相曾布使客告以將即真瓘語
子正案曰吉與參相議事多不合今若此是以官爵相餽也若受其屬進
復有異同則公議私恩兩有愧矣吾有一書論其過稽核之以決去就汝
其書之但外記不遠彼不相容則渾不及汝未能不介於心乎正案頤得
書且持入省布使數人邀相見商就席遞出書布大怒爭辨移時至其署
許語瓘色不為動徐起自白適所論者國事是非有公議公未可失侍士
禮布矍然改容信宿出知秦州崇寧中除名寢袁州廉州移郴州稍復宣
德郎正案在杭告蔡京有勸搖東宮迹杭守蔡薿執送京師光飛書告京
牒為計事下開封府刑獄併逮瓘尹李孝誦過使證其妄瓘曰正案聞京
將不利社稷傳於道路瓘豈得預知以所不知忘父子之恩而指其為妄
則情有所不忍扶私情以荷合其說又義所不為京之姦引之為國禍瓘
固書論之於諫省亦不待今日語言聞也內侍黃經臣茲鞠聞其辭大聲
嘆息謂日主上正欲得實但如言以對可也獄具正案猶以所告夫實流

水東文集卷三百四三

二

海上瓘亦安置道州瓘著尋先集謂紹聖史官專據王安石日錄改修
神宗大變亂是非不可傳信深明誣妄以正君臣之義張商英為相取其
首晚亡而商英罷瓘入徙台州宰相偏令所過州出兵甲護送至台每十
日一徒步且命山人石城知州事統至庭大陳獄具將脅以死瓘揣知其
意大呼曰今日之事盡被制首郡城大措始告之曰朝廷今取尋先集爾
瓘自然則何用許使君知尋先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為先主上為齊助
齊尋先何得為罪時相學術淺短為人所愚君所得幾何乃亦不畏公議
干犯名分乎城慚憚使退所以窘辱之百端終不能害卒相猶以城為怪
而罷之在台五年乃得自便饒復承事郎帝批進目以為所擬未當今再
叙一官仍與差違執持不行上居江州復有譖之者至不許輒出城旋
今居南康境至入移楚瓘平生論京十皆後趙其處心發露其情愚最所
忌恨故得禍最酷不使一日少安宣和六年卒年六十五瓘謙和不與物
諫議大夫召官正案紹興二十六年高宗謂輔臣曰陳瓘昔為諫官甚有
法王安石號通經術而其言乃謂道隆造駿者天子當北面而問焉其質

經恃理甚矣瓘宜特賜謚以表之謚曰忠肅東都事畧陳瓘徽宗即位除右正言論十修實錄增加王安石實錄秦神宗大典請改修徽宗欲開言路首選蘇浩而中丞吳博尚緣往事欵詰成命瓘再上疏力言宜召還浩遂停以明黜陟遣右司諫大極論蔡卞假託性義倡為禪述重証神考輕欺先帝倡為國是以行其私卞之所是謂之國是卞之所非謂之流俗專安石而薄神考不可為國是宜因其請訛許而遣之章惇僕異不患宜因其辭山林使罷之又言惇為山林變無狀致大旱舉陷于泥淖之中露宿野次宜罷其職人論修建景靈西宮不當且言建立之地非是後改知無為軍瓘責之日方上疏論蔡京而命下於門外檄四奏并明宣仁誣誘修實錄建西京等事徵宗密遣人賜瓘黃金百兩由是京罷召還除著作郎遣右司員外郎又以書抵曾存論目錄及國用士以尙專私史而鑿宗廟緣連費而壞先廟布怒罷如秦州尋立草沖祐觀余名編管東州移康州又移郴州監中藏廟坐其子正舉上書建繫閣封獄安置通州始瓘所辦日錄事者專充集議者以為言多訛誣編置台州移楚州居住以卒年六十五靖康元年贈右諫議大夫瓘篤厚學有誠志不苟合居喪之初蔡卞知其才待之加禮瓘不肯附麗括於進取雖諸公文為迨居言職所疏奸惡雖

水樂大典卷三二四三

三

所來不避也書曰彼則來爾所知此則為仁而已識者重其言瓘耽刀言京不可用用之必為腹心患患如其言瓘有詞辨通易數天下治患多驗自號了翁云子正采正同江州志陳瓘為右司員外郎尋以忤曾布斥歷東廣郴楚等州未坐所著專充集事安置台州郡將石城不為糧未幾移通州尋得自便械得罪當移故貶誠州以愧之瓘不欲見遂泛舟至九江家于城南時崇寧丙申歲也瓘自謂流棄十五年所至無向明之室因作幽窓而銘之語在弟宅頃自是遁遊山北與僧總為方外交嘗賦詩云廬山俯長江秀色摩青天招提選勝地好景相屬連木林最幽曠殿間舍飛煙馨香滿天下無如達公蓮社客方散後客落七百年之人連同調練崎非殊強不可領耳後但許心相傳迷津苦難渡人以師為船法鼓急雷一何菴香爐在何許縹渺凌高空却入白蓮沼令人思遠公高巖草堂在東遙居其中至今三尺童猶能話白不可想不可見山色空翠重水流來何遠所過主苦醉自古無能養至今不能捲此外猶足觀足觀足刀已因竭僧居木艸間群鳥爭叫舌恰缺高枕眠魂夢恐遺姑知是乘雨來山路泥

滑滑陰雲猶未收明朝人西發唯精擇典號了翁所居今為崇福院云
之子大師南康志碑熙寧間為右司諫坐論蔡京父子屢貶最後謫徙南
康往來山之南北吟賞詠詠寵辱俱忘自號了翁云有墨怡與隨緣居士
黃巢普陵先衰得之文公立公制於辟學取而刻石于白鹿姑云獨不
未可言也昌黎公中日間得以失恩也今六十載公生而不死不時得先後
舊人所喜復山林幽併成康年大上日在一時社門之士以平野公友
任侍郎此後許君相見皆可均以不復許事嘗與牛雷州府圖經志諫議
忠廟公陳了翁崇寧三年南遷于廣州歸于州前宣化坊讀書齋扁曰了
以修裕陵實錄變亂是非不可傳信故居諫省首論其事追日錄論辭乞
齋立課程以自適社門紀與省客文先是公以紹聖史官專據刑公日錄
改實錄及寢合清者尊先集浮聞誣妄以明君臣之義有諫章立碑于舊
學講堂其後一夕有大星墜于齋前光焰如直望日有引書召遷使舊學
經大諫章不復存矣維楊志陳瓘自諫省謫楊州芝庫以論蔡京交結外
戚建致聖也被命數日欽聖悔悟遣中使宣諭以非本旨方且聞解主上
召還夫賜度牒十道仰勿遽行繼逐有無爲之命公以京猶在朝廷而復
言者差違是非不辨不敢私參乃京侍外補公乃升今復卒葬于楊州西
車彼則米尚所知在此則為仁而已未嘗以預爲而入其黨亦不以小故

水樂大典卷三十四

四

永樂大典

卷三一四三

而絕其恩益公之意以士人出處不因薦引而廢公識則朋黨之說無緣而起追事公每謂天下之事變故無常惟稽考往事則有以知其故而應變王氏之學乃欲廢絕文學而咀嚼虛無之言其事與昔無異將必以荒唐亂天下矣故彈蔡京疏文有曰絕滅文學一似王衍重南輕北分裂有萌達今三十餘年而所言無不驗者追事公以紹聖史官專據荆公日錄以修裕陵實錄變亂是非不可傳信故居諫省首論其事追日錄辨乞改實錄又因寘責合清著專集深闡証妄以明君臣之義然猶止以增加之罪歸于蔡卞蓋公之意以謂荆公已殺宋其說以殖私黨者卞實罪魁救時革弊當以去卞為先若報源鋤塞則制其流蔓易矣又郡說大行勢不可回於是直攻荆公之惡以明禍本之所在所以復著四明尊光也雖專崇宋廟破闢私史立意則同而議論直捷無所迴避則後集乃公之所取以為止也故公自謂四明尊光者多毫改過之書也後集序文可以備見述事之成律每曰陳瑩十七世孫為日次而未嘗缺而十廣日道之不行不明也人知之矣智者賢者過之愚者不肖者不及也其瑩中者多失之過如舟先某先計正刑公為伊吾聖人之稱而後納諸降敗不軌之城此學術不粹也其始論荆公一辭也方碑過秦十六為晉月相道五度丁立

通州特數月。又有省劄下通州。余公具家狀陳乞差遣。人皆賀公以為起
發有漸也。公曰。此廟堂欺君玩世之術爾。若與差遣。豈因見聞上聞吾叔
嘗不嘗而見於御批。諸公不敢。但已為此遷延之說。以塞上官家狀。雖可
供而差遣其可乞耶。彼謂吾不堪流落。而因茲乞憐爾。乃報云家狀昨國
朝藉毀棄。無憑供。失事果不行。追寧公晚。益負天下重名。蔡氏之黨必
欲殺公以快意。特王宋得罪。公適居江州。讒者以為公未居宋之鄉。因
危言陷公。賴徽宗聖察。止令移居南康。及後方怨誣聚。大違飛語言。公之
據為寇所劫。取缺以相中傷。復有楚州之命。蓋公所論涼干。皆彼摘其用
心而發露其潛惡。蔡氏最有忌嫉。故得禍比同時。諸公為最酷。猶以徽宗
保全不至死也。追寧公性至孝。事親承順顏色。使親庭無不適之意。居喪
毀瘠如禮。廬墳茹蔬。連年有甘露芝草之瑞。於兄弟友愛尤至。伯氏早世。
公撫卹其孤。教養妹妾。使皆有所成立。初奉補恩。澤捨己手。而先伯父之
子及後貶責以至終身。諸子皆白衣。未嘗有不滿之意。追寧公性謙和。與
物無競。與人議論。率多取人之長。雖允其短。未嘗面折。唯微示意以警之。
人多退省愧服。尤好獎進後輩。一言一行。苟有可取。即譽美傳揚。謂已不能。公
公平主手不執錢。不視權衡貨殖之事。未嘗講論。唯於農田不廢詢訪。
以求之貴賤。而察歲之豐凶也。然常語人則曰。有國家。豈能忘利。或學學
而營之。或臨事必以為言。此前賢以為戒也。追寧公雖閑居。容止端莊。言
不苟發。雖盛暑見子孫。筆未嘗不正。木冠一日。嘗與家人語。家人戲問實
否。公追自責者累日。蓋吾嘗有歎於人云。何為有此問也。御下先有禮法。
未嘗以非類罵人。追寧公有斗餘酒量。每飲不過五爵。雖會親戚。間有歡
通。不過大自滿引。恐以長飲廢事。每日有定課。自鶴鳴而起。終日鶴鳴。不
離小齋。倦則就枕。既寤即興。不肯偃仰。枕上每夜必置行燈於床側。自提
就案。人或問公何不呼喚使今者。公曰。起止不時。若涉寒暑。則必動其念。
此非可靠之道。偶音性安之。故不欲以勞人也。追寧公智明慮遠。事無大
小。必原始要終。驗如符契。又通易數。如靖康變。政隆祐。每薦國家中興之
事。往往嘗預言之。士大夫間有親聞者。追寧公相伯紀為柱丈。坐論水
被謫。有書與公。求華嚴奧旨者。將忘世者。公以政果公得後猶捨之。語報
之。且謂李文靖王文正二公皆好佛者。未嘗泥其教文。而專以衛物為心。
文靖為相。以不擾之說報罷。內外所陳利害。文正當軸。終日端默。包兵革
以持夷狄。抱其繼踵。二公於蒼蠅之外。書辭數十言。及後伯紀果大用。識
者歎公深遠。且服公之生論也。追寧公篤厚。才兼自負。少肯降志於人。

常言吾於胥直為舅氏然不允有所竊談至於了翁心誠服之每見公或經旬月必設拜禮忠宣范公晚平益以天下自任尤間意人材或問其所儲蓄人材可為今日用者答曰陳瓘人問其次曰陳瓘自好也蓋言公可以獨當天下之重也宣和之末人憂大廈之將頽或問游定夫察院以當今可以濟世之人定夫曰四海人材不能周知以所知識陳了翁其人也劉器之亦嘗因公病使人抱公以壁藥自輸云天下將有賴於公當力加保養以待時用也其為賢士大夫所欽屬如此至事公自遭謫所居必葺小齋終日爲閑內典覽經史二十餘年如一日未嘗少懈以所抄錄名曰知恩殆千餘軸又雜觀百家之文壁上寺書閣卷併益者亦片紙紀錄粘于壁間環座既遍即合為一巣名曰壁記如此者又數十冊近不張丞相天覺晚年亦好佛書重道建嚴閣作照錄會黃冠釋子紛紛奔趨之公雖睿板其席引然素木相識父通書也至是代書簡之日辟報非負道談空夫自上遣來遞止酒而起歎傷與常客有以為疑者公曰張固非粹德且復才殊然時人歸向之今其云亡絕人望失近觀天時人事必有變革正恐雖有盛德者未必孚上下之聽殆難濟也未幾公亦感疾浸至大故遣書陳

水東先生集三十一四十三

七

臺中與聞止叔沼與榮陽公書問其言前輩與公之交游必平闡賓云某公某官如構器之則曰待制劉公之類其與已同等則必斥姓名示不敢尋已如日游酢謝良佐云此皆可以為復生法主家訓陳瑩中書言學者須常自試以觀己之力量進否易曰或躍在淵自試也此聖學也董夢訓陳左司瓘述其姓淵貴沈文曰予元豐乙丑夏為禮部貢院照檢官遇與校書郎范公淳夫同舍是時尤公為秘書省正字公嘗論顏子不遷怒武遇惟伯淳能之予問公曰伯淳誰也公然然人之曰不知有程伯淳邪子謂曰士長東南實未知也予嘗以塞陋自愧了翁之子正由云了翁自是爭得明道先生之文必冠榮然後請之范太史遺事在山先生題責沈文旦了翁以蓋士之才過往之民乞仕官宜其自愧矣乃退思不以嘗知自居而以不聞先生大名之名為愧非有身世譽義之誠心而以自勝為強何以及此高文大筆者之薄固使世之自廣而致人者有所矜矣立日大誦之參閱見錄瑩中撰尋先基以辨王安石所作日錄以詆宋節先生之學嘗從伯溫求遺書曰吾於靖康若有所得也陳了翁年譜序云了翁先生意其才似冠宋公而學術過之不然徐師川范先夫游定夫劉

器之諸君子何獨許其當天下之重責沉尋先諸作家傳人誦夫誰不知有先生獨其家法相傳之要不謂先生平譜無以知之事視以孝事君以忠為吏以廉立身以學非惟可為家法直可為天下後世法而默室請益龜山伊尹之所覺周公之所患孔子之所貴顏子之所樂是四者聖賢所以立乎其身者也立身為體孝也忠也廉也其用陳氏學術過庭遠矣夢兆公為閩縣時廉訪使者憇曰汝何持而敢然邪公曰孤寒小官無可持所持者惟潔己自守而已此其家法之一而可用焉法馬者故及之奉定丁卯中元前六日承直郎延平路總督府推官三山林興祖敬書了齋先生吾國故也嘗有孔鄭有孟國人知之天下知之千萬世而下皆知之先生之忠肝義膽輝爛青史厥亦猶是先生有文集行于世吾邦甫惟兵火壞燼無存邑庠舊有責沈石刻時亦散夫其墨仍松磾君諱子字達觀悉心揮力四出搜訪零碎收拾迄為完璧今家塾有焉前數年克自富沙得尊先集歸語松磾遂亟取以歸亦不敢吝去半春間訪得了齋文集於他郡子自縕寫卷無惜家母得一見亦不忍置今年夏適會其姪君詔家顧且謂前輩文集各有年譜冠其首吾祖文集獨闢是近已編輯畢當見之是一日出示此編曰年譜卑矣於此乎益信先生之後有人而益敬

水東文集卷三百四十三

八

其後人之有志先生先生之邦後松磾十有五年間道不果幸而所見畧同而所值之時又同其在鄉黨學校間多不見棄大抵受命也介俱未免為強項人所願則學了首決不能如珣仁珣武輩先生有云氣質之用致道學之力大的哉斯言吾黨不敢不祀了齋先生實生於嘉祐丁酉之四月今其孫松磾生於嘉熙丁酉之四月是編之作又先於大德元年丁酉之四月其亦偶然邪其亦豈偶然邪後學契克百祥蓋予書于譜後了齋文凡五十餘卷競手抄錄辛歲全書暇日因修家譜自公之曾祖祖父十六年之事跡隨其歲月輯為年譜雖略有倫序但中間書簡之往還詩詞之寄送其歲月不能詳考舉其大而遺其細據其要而約其繁固不敢一毫之精忠義槩一世之跋涉間關徒有仕於朝者亦嘗體吾祖之立心力墜家聲以期無忝可也是編始於大德丁酉四月之既望而卒工於六月之中惟中間或有先復之訖所後之人續攻而訂正之亦所深望也時大德元年歲在丁酉六月二十有一日七世孫克子百祥謹書于了翁書院七月了翁文了齋忠肅公著述不一有文集四十卷有易就有專光集

永樂大典

卷三十四

有責沈碑文有年譜龜山晦庵南軒諸先生為之序我松磬有書刊于祠下碑子孫世守其家訓至正庚子春不幸毀於兵火焚燎迨盡澤嘗以為憂憲報至邑詣祠拜謁尋訪是書不究申命諸朝來章祠祀事因詢貢川族人得手譜一本教取抄錄復鋟碑于祠傳諸不朽告於族長文增曰宜至正甲辰秋七月朔十世孫陳暉百拜謹識公諱璫字瑩中南納州沙縣人曾祖文餘贈駕部尚書朱梁正明三年丁丑生祖諱世卿周太祖廣順三年癸丑三十三歲值宋太宗雍熙二年丙戌狀元梁灝榜中進士第二甲第十九名官至知廣州政績告滿未離任而歿享年六十有四累贈吏部尚書父諱璣世卿第五子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己卯六月生仁宗明道元年壬申二月十八日蒙恩補太廟齋郎官至知洪州元祐元年四月致仕七月卒年七十有五累贈特進仁宗嘉祐二年四月生於衢州官舍神宗元豐元年秋領太學魁虧元豐二年三月上親試舉人狀元時彥榜中進士甲科第三名初任招虔軍掌書記湖州學教授神宗頤考官問家世陳公襄對曰循吏陳璣之子上嘆曰循吏宜有此子元豐七年第二佐改宣義郎濠州定遠軍元豐八年為禮部員外郎檢官通典校書郎邑公淳夫同舍范公審論頤子之不遷不歲唯伯醇有之公問范曰伯醇誰也茫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醇耶公謝曰主長東南實未知也時公年二十有九自是以來常以寡陋自愧得其傳者如榜中立先生亦未之識也元祐五年除太學博士不就恭京薦之元祐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作順昌濟川橋記元祐七年元祐八年元祐九年四月改紹聖元年四月二十日跋宋未臣所藏歐陽六一居士帖五月復除太子博士紹聖初章申公以宰相召道過山陽公適相遇隨東謁之章未聞公名獨請鑒升共載而行訪以當世之務公曰請以所乘舟為諭偏重其可行橐移左置右其偏一也明此則可行章默然未答公復曰上方虛心以待公公必有以副上意者敢問將欲施行之叔以何事為先以何事為後何事當緩何事當急誰為君子誰為小人諒有素定之論願聞其畧章復歸思良久曰司馬光奸邪所當先擯無患於北公曰相公誤矣此猶欲獨掌政柄不務摹紹先烈肆意大改成績悞國如此非奸邪而何公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為無罪若遂以為奸邪而欲大改其已行則誤國益甚矣乃為之極論熙豐元祐之事以為元豐之政多異熙寧則先志固已變而行之溫公不明先志而用母改子之說行之太遽所以紛紛坐於

今日爲今之計。唯當絕臣下之私情，融祖宗之善意，消朋黨，持中道。庶平
可以較弊。若人以熙豐元祐為說，無以厭服公論。忍紛紛未已，辭辯洞
源議論，勁正韋雖忤意亦頗驚異。遂有無取元祐之譖。留公具飯而別，韋
到閣召公爲太學博士。公聞其與蔡卞方合，知必害於正論，遂以婚嫁爲
辭，大乃赴官。於是三年不遣。公爲太學博士，薛昂林自之徒，爲正錄，皆蔡
卞之黨也。競推尊荆公而擠排斥元祐，禁戒士人不得習元祐學術。卞方識
毀實治通鑑板公聞之，因策士題特引序文以明神考有訓。於是林自駢
異而謂公曰：「此宜神考親製耶？」公曰：「誰言其非也？」自又曰：「亦神考少年之
文。」神考曰：「聖人之學得於天性，有始有卒，豈有少長之異耶？」自解雇退歸，
遂以告卞。卞乃塞今學中置板高閣，不復議及矣。紹聖大臣姚元祐更改
王刑公已行之法，乃用繼述之說，以爲形迹先朝追擬司馬溫公等加以
不孝之名。上謗宣仁事，傷國體。公時爲太學博士，被旨賜對其奏劄曰：「道
常然而不渝，事有弊則必變。故堯舜禹皆以若稽古爲訓，若者順而行之。
稽則考其當否，或若或稽，必使合於民情，所以成帝王之治也。」達摩之言，
遂明繼述之義。且論天子之孝與士大夫不同。奉陵書所未聞，反覆詰問。
語逐移時，迫於進賤。公乃引退，上意感悟，約公再見。有變更時事之意。就

政間而恨之，遂黜公于外。奉陵聖顏英睿，臣下奏對往往備於天庭。少或
契合，公始召見。遲以人所難言，遂意開陳解達義。明後人主豁然感悟，由
是增神考大固，不歎服蘇黃門間撫几歎曰：「吾兄東坡最善論事，然亦不
知出此。」遂以書抵公，歎譽甚至。紹聖初，用韋博爲太學博士。先是，博之
妻，嘗勸博無修怨，博作相專務報復，首起朋黨之禍。妻死，博悼念不堪。
公見博客甚衆，謂博曰：「公與其無益，悲傷曷若念夫人平生之言，並諫博
報怨也？」博以為忤，不復用。公爲別試所主大林，自謂蔡卞曰：「聞陳瓘欲盡
取史學而無通經之士，意欲沮壞國是，而動搖荆公之學。」下曉積謀，謀將
科其如此。乃於前五名悉取，誤經及純用王氏之學者，卒無以發。然五名
以下，往往皆倚附於繼述。公嘗曰：「當時若無矯採，則勢必相激。」史學往
往除私言，省校書郎執政聞之不悅。紹聖四年四月，公謁韋博求外補。
因謂韋博主上爲於繼述，然今日廟堂達神考，宇達荆公才。傳默然出公
以宣德郎，借通判滄州。因聞太學博士林自用蔡卞之意，唱吉於太學。
日，神考知王安石不盡尚不及，勝文公之知孟子也。士大夫皆駭其說。公

具其說以告。博大怒。召自爲之章蔡由是不威。以是忤執政。故有是命。
五月十二日作大相國寺智海禪院記。十月七日跋徐仲辛有客詩。元
符元年除著作佐郎樞密院編修官辭。元符二年公前此自館職請外
稱得併滄州秩滿至是移守衛州中間數有薦章兩被內除皆辭不就。
徽宗元符三年三月徽宗即位召拜左正言。曾布韓忠彦所薦也。布曰增
等久嘗進為博等所抑才無完兒人不附己者便惡之上日所謂妬賢嫉
能也。皇太后亦諭忠彦等甚以增差除為得人。徽宗即位召公為言事
官於是即日就道論章蔡繼述平日之志。畧伊公赴召命至闕間有中旨
令三省繢進前後臣僚章疏之降出者公謂卒屬謝聖藻曰此必姦人圖
益已愆而為此謀者若盡進入則異時是非變亂省官何以自明因舉蔡
京上疏請減劉摯等家族乃妄言摯効入內欲斬王珪等數事謝聖藻即
白時卒錄副本於省中。其後京黨欺誣蓋林之說不能盡行。曲有此跡不
可泯也。徽宗初政欲革紹聖之弊以靖國。於是大開言路。衆議皆以強
華復位司馬溫公等叙官為所當先。公時在諫省獨以為幽廢母后追贓
故相彼皆立名以行。非細故也。今欲正復當先辨明誣罔。昭雪非辜。誅責
違憲之人然後發為詔令以體行之庶幾可以無後患。不宜欲速致悔也。

永樂文獻卷一百四十三

十一

朝廷以公論久鬱且欲快悅人情遂施行之。至崇寧間蔡京用事參改建
中之政。人乃服公遠慮。四月公言陛下欲聞言路首選鄭浩取其有曉悟
之義可謂得已。試之才先合人心。無可正教而聞御史中丞安傳尚緣社
事論浩罪惡欲寢已成之命。自明前輩之當又言安傳奏浩是先朝所棄
不當復用。固是所係不可輕改。臣竊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古先王以百
姓之心為心。故朝廷之所謂是非者。乃天下之公是非。是以國是之說其文
不載於二典。其事不出於三代。惟楚莊王之所以問孫叔敖者。乃戰國一時
之事。非先齊之法。然其言曰。夏桀商紂不定國是而合其取舍者。是不合
合其取舍者為非。則是叔敖教之。亦不敢以取舍之私而害天下之公。是
非也。若是非取舍者為非。則我者是。異我者非。此楚莊王所以不敢
也。蓋聖時所宜用哉。因錄國是故事上之人言。郭浩盡忠之言。以愛君憂
國為心。先帝一時之怒。無終絕言者之意。傳居風憲理當助浩默而坐視
愧責已多。况如前日之所為者乎。極天下公議。非所以為國是。極人臣不
改之孝。以為善。過者以誤朝廷。今以非上原情定罪。安可已乎。伏望檢會
前奏。早賜施行。得聞公章已出。亦自請去。是月罷安傳出知潭州。五月
公言紹聖大臣以權。述神考為說。以雖毀宣仁為心。而嗟華乃宣仁所厚。

又於先帝本無間隙。萬一璫華有豫政之時，則元祐之事必復。是以過為之慮。若剗革而去其根，則孟氏安得不廢？朝廷故宥為罪人，而設披庭秘獄治世所無。今若以為過而均之赦宥，以是廢興動靜與宋同科，慢而不嚴於禮。未順且璫華前日得罪，外議藉藉，皆以為先帝有悔悟之言。審如此，則皇帝下一詔書明白其事，陛下付外庭使議典禮，縱令邊非之人自護其短，安敢以先帝之言為不然乎？不報既而璫华廢后，周積卒還宮中。太后遣人以冠服易士道衣，乃入中外聞者歡呼。公人吉尚書左丞蔡卞過恩章博前日所為，皆卞救之。卞以繼述神宗為名，以暴紹安石為主，立私門之所好，以為國是。奪宗廟大美，以歸私史，人言博迹，昻明卞心，難見。春秋責意，則難見之罪，安所逃乎？上曰：「只說與章博，則卞自知矣。」博令吳伯舉諭旨於卞。卞乃請去，遂罷卞出知江寧。六月，吉新知荆南，邢恕領司馬光、劉摯、梁肅等數至城，族公議不容久矣。宜定其罪。是月，貶邢恕均州居住。七月，蔡絛犯房心公上言：「咸平元年二月，臣出管宣北，真宗謂宰臣曰：『其祥安在？』呂端等奏曰：『變在齊魯之分。』真宗曰：『朕以天下為憂，豈獨一方耶？』其年十月，遂用李沆為相。王旦參政。此二人天下所謂賢也。舉天下之賢而用之，則可以解天下之憂。真宗銷變之道如此而已。願陛下大

水樂大鑑卷三百四十三

十三

正厥事，所用所棄皆合人心，則合天心矣。漢元之時，蕭何之周堪、張良、與石頭、許史之徒，議論交戰。邪正未決。當此之時，有夏、寒、日、青之變，而許史之徒，以為堪猛用事之咎。於是勢孤者危，有力者勝。臣嘗以謂天下大器已譬如一舟。舟平則安，舟偏則危。自紹聖以來，半舟之人，實右而虛左，舟勢不平。幾於傾覆觀者膽落亦已久矣。陛下即位以來，好平惡偏，損諸右而遷諸左，十損一二，舟勢尚偏。臣願陛下察用偏同濟之人，林傍觀膽落之語，廣諒博訪而審其所以然也。且星文之變，昭示天下，已數日矣。惟京師陰雨，見之最晚，則是遠方之所知，而陛下有所未知也。況房心為宋之分野，大星乃天房之位，前星乃太子之位。今幸未受犯，願陛下預思所以銷復之。公吉鍾正肅，項為廣東運判，親往新州，追捕本州羈管人前謀官鄭浩就獄，很勘有客。往來續遣寄事，偶會大赦，釋免竊惟浩以言事得罪於親戚，改舊住奉明恤之義。朝廷未嘗有旨禁絕，而新州所期與御史臺罪職之獄，萬里相應，欲致浩於必死。其為恩酷，不亦甚乎？然義者以為達意為虐者，非正肅也。欲望令正肅供承所承受御史臺如何指揮，本路如何供承，但考兩處行達次第，則違意為虐者，人得其人矣。詔安博落待制休葛知漳州正肅與御史左肅石碌並送吏部，與合入差遣。八月作景靈西

永樂大典

卷三一四三

宮初景靈神宗未有館御而居英宗之後歿及哲宗崩又無以處之蔡京言若謂宮東迫民居難展宜即其西對御道立西宮首奉神宗館御而哲宗次之。右僕射韓忠彦以下亦請立西宮以奉神宗詔恭休且命戶部尚書李南公總其役公在左正言言其不可者五蓋國之神位左宋廟故神宗建原廟于左今乃在西不合禮經一也唐徐壽言大理寺殺氣盛而烏雀不敢棲今即其基則非吉地二也雖移官舍不動民居而大理寺與軍器監及元豐庫儀寫司皆遷於他處則彼亦有民居不知遣幾家而復可就三也神宗以祖宗神御散在寺觀故合於一宮今乃析為兩處則鑿輿的獻分諸禮繁四也夫孝貢寧神自安奉於顯慶殿晚安且久不宜輕動五也章果上且論京之燭誕卒不能易九月上幸普寧龍德宮觀芝公言仗閑車駕將幸蔡王外弟都下之人老幼相傳歡呼鼓齊願瞻天來人心所歸於此可見然間欲因幸龍德宮而傳者以為欲觀芝草竊惟陛下即位以來天下豈於慶瑞已多芝草雖異臣知不足以動聖意也况自祖宗以來秉與所出必正其名若非為民祈福即因謁見宋廟今未與之出固有名矣因幸漸宮何為不可然而觀芝之機亦不可不慎也此而不恤則流傳浸廣天下之人將有不遠萬里而獻芝者矣不報人言章博獨相八年達

永樂大典卷三一四三

十三

國誤朝罪不可掩奉使大職事于秦陵遂命以特進出知越州是月公除右司諫上言云皇太后不侍廟果於選政事尤前古名去後世陛下所以宜報皇太后者宜如何或臣姑假借外家不足為報也人言向宗良兄弟係國恩遭陷惡陰所與游者連及待從希寵之士願出其門裴彥臣無甚幹才但能交通內外漏泄機密遂使物議藉藉以為萬乘之事點傳耳上批陳瓘累言太后尚與閏事言多虛誕不根可送吏部與合入差遣三省請以公為郡上不可添差監楊州糧料院公初不知被責復求見上聞門不許公即具以劄子繳進其一再論景靈西宮其二論章博罷相制所稱國是其三其四皆指陳蔡京罪惡其言京云國之大事無過宗廟可傳萬世無過信史今京以燭誕之言唱西宮之事妄謂先訓以惑上下自改日錄以實其說朝廷遂信其語欲還神考於西宮豈非朝廷大政委曲遷就為一京之地乎京在紹聖親入文字清減劉摯等家族其言所以不行者哲宗之大患也今哲宗之大患不聞於天下而京復自謂有完治平反之功欲使天下皆謂哲宗有溫誅之意而京有及物之仁始則為國主事以復私讎今則歸過先朝自國身利前言既效今計亦行豈非朝廷大

政委曲遷就為一京之地乎陛下喜迷神宗欵承哲宗至德美意達于天下而京乃矯誣兩朝上累聖政如此二事未免委曲遷就以為京地況其地乎前日城口之人今欲有言於陛下京在朝廷則莫不以言為戒天前日阻禦之士今欲有望於陛下京在朝廷則莫不以進為禦矣以言為戒則依舊宿默以進為禦則甘於沉廢天下公議與親政之初漸不侔矣京之計策斬行人之背向斬一鳥京之羽翼者斬多為陛下之耳目者斬阻朝廷之威自此而斬弛蒙蔽之患自此而斬成安危治亂漸可卜矣又言普唐明皇欲用牛仙客為尚書張九齡以為不可明皇曰但加實封可乎九齡又亦以為不可明皇變色曰事皆由卿耶李林甫曰仙客卒相才也何有尚書九齡首主不達大體由是明皇怨林甫之言卒相仙客而九齡自此踐跡終見黜罷今忠房及布無九齡之望而京之威焰過於仙客因勢觀望而為林甫之言者不知幾何人崔群謂唐之治亂在林甫尤故進退之時令京輕欺先帝與下無異而天歸過於先烈責禦於博下曲為自安之計而陛下果留之也今既可以復留後亦可以大用天下治亂之機係於一京雀羣之言可不念耶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治亂之機不可以不早辦已翌日復有旨諭公知無為軍公即露章辭免云蔡京聞

通交結其勢益半廣布脣亡羽翼成範愚弄朝廷有如兒戲陛下若不早悞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陛下若以臣言為是則當如臣所請援京之罪明正典刑然後改臣差遣以示聽納若以臣言為非則是臣事發更為其罪益大重加朕寔乃得允當詔不許辭免上書諭宰執曰璫言事極不可得暫朕亦不久前日遣人送黃金百兩催受賜立下布曰陛下特遇如此宜其感激也初公因朝會見蔡京視日久而不瞬嘗以語人曰京之精神如此他日必貴然矜其稟賦敢敵太陽吾恐此人得志擅私逞欲無君自肆矣尋居諫省遂攻其惡京聞公言因所親以自解且致情慙已也於是攻之愈力未幾翰林學士曾肇亦上書其畧云臣近嘗論朕過諫官陳瓘及太后持下子詔璫舊職未蒙聽納臣竊以為璫言雖狂其意則忠何則璫以疎遠小臣妄言官聞之事彼爲腹心無所顧忌此臣所謂狂也太后後立聖明不世之大功有前期歸政過人之盛德退安房聞不與外事然後人無間言本末相稱萬一或有識毫可以指議則於清躬不能無累所難此臣所謂忠也內外之分不可相干家國之事各有攸主詩書所成

永樂大典

卷三一四三

非不叮嚙秦漢以來得失可鑒欲望留神省覽先是曹布書獨密啓來朝今與政否上曰外間差除自不與惟禁中及內臣事必須關白凡章疏亦須呈單子來取看稍不如意則追悔甚已而陳確論裴度臣等交通内外太后怒至哭泣不食上再拜乞賜確而怒猶不解左右近習或謂僅蔡京執政庶可解太后之怒者羣臣皆莫敢言肇既先上書與王詵俱入對初留身而上遞及之且曰卿文字但救陳確無精於事當更論東朝事乃有補耳十月罷蔡京出知永興軍長安閻帥上欲遣京韓忠肅以為當遣曹布曰京之出天下所同欲自差河東太后不勝其怒臣自此不敢復啓口聖意如此何幸如之上日昨只是太后怒朕元不主張近日陳確有言因詢其交通近習之狀却有簡與裴度臣云且頗於太后前主張保全朕昨逢馮說亦只爲京布曰聞工訖嘗向人說既去却與說如元長何今聞聖諭則此言不虛矣京立朝如此以理言之何可便之善去但以形迹來朝且令補外可也龍章穆知趙州公論其青姪於是中書省極會不并臣僚上言云博編輯章疏者詳訴理文柄十餘家凡士民暗昧言皆加以刀棓釘手足剥皮膚斬頭拔舌之刑責授武昌節度副使潭州安置責詞畧曰先皇天資仁孝勤儉愛人每形德音具此惻怛及爾輔政日肆誤謬凡

永樂大典卷三一四三

五

陳聞道之言無非教言之事踰後愧忘妻婢中傷或稱國危上躬或記誇山宗廟擴除禁近視若孤豚排斥簪紳棄如斷枝之瓦砾首吏士退存者悉為凶徒死者不得歸葬援引蟲蠹布滿靈路造作語言更相倡和有司觀望悚刻威風殺戮無辜道路以目半衣數異上天降高水旱連年民靡寧止固有常典宜即嚴誅尚示寬恩俾之速寢中書舍人徐勑實為之建中靖國元年七月重修神宗寶錄初公言王安石日錄七十餘卷其載熙寧奏對議論之語始聖再終神宗寶錄史官請以此書付史院專據此書追議刑賞遂使裕陵之美皆為私史所據所有寶錄願詔史臣刑行冊修八月復召除著作郎兼寶錄院檢討官解除右司員外郎兼權給事中公奏言臣嘗乞別修神宗寶錄以成一代之典而不聞施行蓋裕聖史臣今為宰相故也不報時何執中為禮部侍郎一日以簡與公曰今早見貴人印中書一公即責其失公即呼正承示之日吾與丞相議事多不合所聞乃爾是故以官爵相制也若文其虧而復有異同則公議私恩兩無愧矣吾有一書將授之以失去執汝為我書之又曰郊祀不遠倘不相亮則夫汝思澤能不介意乎正承再拜願得書公乃大喜明日持以入局未及問承相約公相見連价催促公留使者少候已而同舍朱世英來公

拉之間諝政事堂未不知所以丞相見公有同行者有不豫之色公不候坐定遞出書焉獻亟相大憲辯論於時公指事以言辭色不撓堂吏比肩聳觀未以皇恐失措奉相怒甚憲足肆坐語淡驕慢云雍容起自日瓘之所論者國事是非當付之公議相公未可失待士之禮也丞相整儀無語公遂起竟不聞所以相招者何言其書畧曰尊私史而歷宗廟緣邊費而壞先政此二者間下之過也某所模日錄辨所謂尋私史而歷宗廟者可見矣又以一年之內連下五勅而諸路三十年之舊皆運於西邊因述國用須知所謂公邊費而壞先政者可見矣遂以副本納布布謂公所論為元祐草見邊聞之說又曰雖有十書布亦不動公遂申三省已勅妄言之罪早行竄黜率相持上布云瓘責臣尋私史歷宗廟汝邊費壞先政皆非是上命責瓘韓忠彦陸佃曰瓘言誠過曾布當能容信宿隨有海陵之命遂自右司員外郎出知泰州公所奏五勅帖責云朝廷應副邊事虛內事外非一日也故五勅之所取雖有別觸之處然前後相因以致匱乏至於今日遂耗天下根本之財者初緣邊費也一元符三年九月勅府界諸路見軍坊場錢畱出本路一年合支外將刺數畱半年准備支用餘一半特令起發上京

二其年十一月勅起發見官常平免役錢如前勅

永樂大典卷三百四十三

十六

建中靖國元年二月初諸路從舉司將免在抵當息錢並起發上京一其年三月初起發諸路量添酒依抵當指揮一其年三月又勅諸路助役錢內撥一半免常平糴本餘一半計置起發上京免那往三路添助常平糴本文曰自元豐七年以常平等積剩錢補助邊費歲取二百萬緡為額只以三年為期蓋不欲多費天下民財以資邊用神考愛民之慮可謂深矣豈宜取三十年間根本蓄藏之物一旦大遭成窪而偏用於一方乎西邊財匱竭則必取諸東南東南積刺之物今於無事之時既巧取而偏用之矣或東南有意外之患又將取之何地乎人曰五勅之後其年五月又降一勅以廣西錢一百萬貫和預買糴續其文曰人戶願請價錢若干年例外支散可以接濟其實則人戶不願也且以無為單言之民間貢脩一尺須用一貫四五百文足人戶請常平錢一貫文省今年例外創添支之數凡乃聚斂之術臣恐自此一勅之後相繼無已又況後則十路百姓只得續一百萬匹未足以充陝西三兩月之費此豈神考接濟之法乎得太學主蔡侯長書崇寧元年五月稽臺人陳瓘任伯兩等凡五十人並今三省籍記不得與在京差遣卒責監建州武夷觀六月嘗布缺傾博而未能乃泥情薦陳瓘張庭堅輩及蔡京用而布得罪矣閏六月初劉

永樂大典

卷三一四三

后為質妃生子。時宮中虛位，后因是得立。然纔三月而薨。謚獻愍太子。后之立也。邵浩三疏諫隨削其義，尋得罪貶。上初即位，召浩還朝，首及諫立。后事襄嘆再三，誨諫。諫奏在對曰：「焚之矣。退者公。」公曰：「禍其在此言與？」人奏出一城，不可解矣。及是，蔡京用事，求忌浩，乃使其黨為偽疏，謂本官人卓姬生子。后授其母而取其子。其辭云：「殺卓氏而奪其子。」欺人可也。詎可欺天乎。詔暴其事，安置永州。明平移昭州作青詞告上。竟有違省當時奉御之三章。初無殺母取子之一字，蓋為是云。九月，奉御寶批應元祐謫籍，并元符來叙復過當之人，各具元籍定姓名人數，遣入仍掌均覺察，不得與在京差遣。大臣曾仕侍制以至官餘官陳瓘等凡一百一十九人，仰書黨籍，刻石端禮門。十月，致韓忠肅。陳瓘三十人有差，公主黨籍除名勒停送東州編管。崇寧二年正月，論訛謫罪，贊竇任伯、兩十四人公移送廣州編管。作福州大中寺雲會堂記。作賞誼治安策論。三月，親試舉人時，李清為禮部進士第一。深之子乃公之甥也。特奏名安枕對策云：「使黨人之子清懸南宮，多士無以示天下。」遂奪清出身而賜他第。悅博弟也。著合浦集。崇寧三年三月五日，合浦作了齋記。四月，作心畫錄寄正由。十七日，跋李氏所藏神宗墨畫。十月，百千，作廣中攝。

卷三一四三

十七

龜鑑寄正榮。作易說。崇寧四年四月十五日，跋司馬溫公送李益之詩。郎辟廬山詩後。三月五日，奉合浦作養本校銘。作真贊。十月，二十日，作祭李德祖甥丈人作祭李叔平提舉文。崇寧五年正月，集里出西有其長充天。大赦，賜黨碑。公以里赦，量移郴州得自便。作杜鵑詞。尋居明州。作伯瑜墓誌銘。崇寧四年正月，集里出西有其長充天。大赦，賜黨碑。公以里赦，量移郴州得自便。作杜鵑詞。尋居明州。作伯瑜墓誌銘。和陶淵明歸去來辭。九月二十八日，跋東坡詩曲。作四明華光集。大觀元年八月一日，作明州延慶寺淨土院記。大觀二年二月八日，作湖州開元寺觀音記。十一月二十日，跋楊中立撰陳居士傳。大觀三年，初公自嶺外歸。居明州。嘗令正榮幹盡鉛磨。偶聞承議郎蔡密說威稱大師蔡京，憤厚陰有撻動中言之迹。不敢隱，至諸杭州告京有反狀。知杭州蔡絛方與京似宗盟，結兄弟，遂執正榮送京師。而飛書告京，俾為計。事下閩封利獄。上命中丞呂大防中鞫之。獄辭果不右。正榮詔獄下，明州捕公。急，士大夫哭送之。公不為動。人獄見其子被縛，笑曰：「不肖子煩吾一行。」蔡京用酷吏韓戶李孝壽治其事。孝壽使史胥公證正榮之妾，又訪公承教正。署以所知忘父子之恩，而指其為妾，則情所不忍。狹私情以苟全其說。入

義所不為况不欺不惑平昔所以事君教子。至於利害之際有所貪畏自違其言乎。蔡京姦邪必為國禍雖固審論於諫省亦不得今日語言間也。一日孝壽坐廢事屢中列五木于庭引公問之公從容曰蔡京之罪雖實知之不肖子不知也願多得筆札是以聞孝壽懼不敢與時內侍黃經臣盐勸問公所對大聲歎息謂公曰主上正欲得實若可但依此供狀。大觀四年二月徵具寢公安置通州並棄流沙門島至一月故自便。公上通州自便謝表。公在通州張無盡入相欲引公自助時置政典局乃自局中奉旨取公所著專充集。蓋將施行所論而由文局用公也。公辭其不能成事辭以修爲未成。繼日奉政典局牒主聖旨俾州郡催促。公於六月初五日乃用奏狀道來以黃帕封緘繳申政典局。乞於御前開拆或謂公當任中局中而通書廟堂。公曰恨不得直達乙覽。主復可與書耶。彼爲宰相有所施為不於三省公行。乃置局建官若自私者人持懷疑而生忌。正愁專充集至而彼已動搖矣。遂其迹猶恐不免况以書耶繼而悉如公言。政和元年四月張商英罷九月公亦有勤停台州之命。責詞謂私與張商英意要行用於是東人服公之遠慮而悼何久十有九節。公之死後草啟數闋。同上下已初王安石著目錄八十卷。初公謂安石此書誠訛宗廟詔。

水樂大卷三十一

大

副本而誠為此以相迫脅且公知其意遂發問日今日之事豈被首耶誠非所料大措而慮曰有尚書劉若愚集出示公劄子所行蓋取尊堯集副本以為係詆謗之書合繳申毀棄也公曰然則朝廷旨諱取尊堯集耳追至此復欲何為因問之曰君知尊堯所以立名乎蓋以神秀為堯而以為人所杜使請治尊堯之罪將以結黨固寵也君所得於彼者幾何乃亦不畏公議干犯名分乎請具申瓘此語瓘將願就誅戮不必刑獄相恐也誠不待公言畢屢揖公尋詔人曰不敢引其說尚自如此良可畏也瓘又幽公僧舍使小吏監守對榻坐卧窘辱百端人情憂怖慮有不測公安之不以為撓誠亦終不能為害公谪台州於法合進未謝台州不為發通未來得達而石誠亦終不能為害公謂其必受蔡薿風旨意在得其元海陵所授書必將搜索及行李於是為封事繳謝未封誠於匿題以臣名誠至果如所料而以誠題之故不敢輒開遂以奏御薿與執中皆怒未幾罷之或問公何以審其如此公於薿初無他疑據遺書之愧而其黨未知納忠相報實自為計今顧其迹則法使之術不行矣公雖緣蔡氏得罪而首論私丈力排王氏王蔡之黨如薛昂斐序辰何執中鄧洵仁鄧洵或蔡薿之

水樂大典卷三十四

十九

徒皆當時協力排陷欲殺公者亦不獨蔡京兄弟而已蔡薿與公初不相識公上宰相書請居海陵薿為太學生以長書遺公論天下事皆合天下公議遣人致於海陵謂公諫疏婉而有理似陸宣公剛而不撓似狄梁公文章淵源發明正道則韓文公其人也至次年薿以對策為大魁所陳時務與前書傾異於是愧悔而欲殺公以滅口密贊京黨出力尤甚正案三山之寃石誠台州紛紛皆其所為也政和二年二月二日跋張氏遺事劄子後八月九日作青文貽知點姪政和三年十月十九日跋江左司勸善提心文政和四年四月八日跋張承老所藏孫元惠司諫簡後五月二日書孫元惠上劉莘老甘賦後政和五年三月二十八日跋黃尚書送左經臣序後政和六年公在台州屢該敷當自便而刑部不敢檢舉既而上旨令叙官放還乃因郊廟嘗恩然初以宣德郎被謫而叙官乃得承事郎寶降錫也被命之後忽得內牒備坐省劄云奉御批叙復數內陳瓘未當合於是在官外叙一官仍取旨差遣台州告示本官知委公既供知寺狀陳乞差遣人皆質公以為起廢有斬也公曰此廟堂欺君玩世之術爾若與差遣宜應先問上聞吾叙官不當而且於御批諸公不取但已為此遷延之說以塞上言家狀雖可供而差遣其可乞邪彼

謂吾不堪流落而因茲見博爾方報云家狀昨因削籍致棄無恩供具事
果不行復叙宣教郎主管江州太平觀公因叙官自便還通州時開封府
尹盛章與石城以私語爭章密取者送獄以罪編置通州因揚言為公
報愈公聞而嘆曰此豈盛世所宜有耶因謀徙居以避之時縣宰與公姻
家而於城亦沾親誠屬牢求館舍宰以為嫌公謂宰曰親戚患難宜相周
旋置此恤彼乃為義事無足嫌也宰於是與之盡力城間而愧遣其子來
致謝公曰吾為宰盡相戚患苦之益爾非欲以德報怨却之不見月餘遂
挈家為江上之遊公泛江至江州愛其江州之勝因卜居于城外杜門不
出謁來者不拒士大夫經由江上者往往不之公府而必到公家延接無
間每為燕豆之款踰年歡適迄有朝旨不許出城月中存在又更易守臣
日降下司文移以後新守之到外間叵測無不震懼交遊中有來索與公
往復書簡者有碎公所書碑刻碑額者公亦自期以死楊惠侯命而已閱
數日乃令移南康居住益緣蔡氏之黨必欲殺公以快意時王宋得罪疾
公者來此時以怖公也劉待制器之間之以書抵公曰此乃鷙相忍脅濮
上之策伎止此耳公遁居江州謠者以為公來宋居之鄉郡因危言陷公
賴微宗聖察止令移居南康七月朔作福州鳳池報慈院華嚴閣記十

永樂大典卷三百四三

三

二月晦作常州新修萬福寺記 政和七年 重和元年 宣和元年八
月十五日作鄧南夫文 宣和二年 宣和三年春因方彌彌聚京黨又
造施語言公之婿馬方菴所劫取破以相中傷復令移楚州公所論京卡
皆拔摘其用心而終露其潛慝蔡氏最所嫉忌故得禍比同時諸公為最
猶以微宗保全不至死也公徒居山陽經由江都時淮帥毛友達或疑其
蔡氏腹心勸公悔迹而過公曰吾無私憾於蔡氏蔡氏之人豈無是非之公乎
乃先遺書遺之毛報書加禮有公立朝行己之道願見而不可得之語
即出郊候公語頗輸誠公亦待之無間後聞秦方菴事不為欺脫以書舉
之於親舊曰蔽遮江淮追賊勢斯人有助也蓋公與人為善不分彼此
此大半如此晚進後輩因公激發然化而為善者不可一二舉也 十
月張商英卒於京南時公在山陽方與賓客會食見邵糧有張天覺所上
遺表遽止酒而起歎傷異常客有以為疑者公曰張固非粹德且復才殊
然時人歸向之今其云亡人望絕矣近觀天時人事有變革正恐雖有盛
德者未必孚乎上下之聽殆難濟也未幾公亦感疾睢陽劉安世路之因公
病使人也公以醫藥自精云天下將有賴於公當力加保養以待時用特
徐師川以才氣自負小肯降志於人常苦吾於骨直為舅氏然不免有所

永樂大典

卷二四三

竊議至於了翁心誠服之每見公或經旬月必談升禮忠宣范公此一說
子益以天下自任尤留意人才或問其所儲蓄人材可為今日用者答曰
陳瓘久聞其次曰陳瓘自好也益言公可以獨當天下之重也至是人憂
大厦之將頽或問游酢太史察院以當今可濟世之人定夫日四海人本
不能周知以所知識陳了翁其人也 宣和四年 宣和五年 宣和六年
紹興二十六年八月三十日賜謚忠肅 仁宗皇帝天聖二年天子終先
帝功臣記之于史因訪世卿之世族州里官次行治之本來於其家有詔
次其功著之今典布之天下中間即文曰維所以寵嘉陳氏之子孫者其
世世母紀 右龍世卿 神宗皇帝元豐二年皇帝臨軒親試舉人陳瓘
中進士第三上顧考官問家世陳公稟對曰陳偁之子 王音嘆息曰惜
更宜有此子 右龍偁父子 哲宗皇帝元符三年九月陳瓘自諫有論
蔡京交結外戚近欽聖也 欽聖未審端監揚州毫牘被命數日 欽聖
悔悟遣中使宣諭以非本旨方且開附主上召還矣上密遣中使賜黃金
百兩度牒十道傳主者今勿遽行繼有改知無為單之命瓘以蔡京猶在
而復言者官是非不辨不敢抵受及京外誣瓘乃拜命被受上表謝恩

水東大典卷三十四三

三

右龍確 高宗皇帝紹興八年三月詔陳淵登對稱首授承事郎有旨賜
同進士出身紹興九年詔除陳淵監察御史再詔遷右正言以職事上殿
玉音宣諭御札曰昔陳瓘為諫官論國家安危治亂係君子小人之用
食及言蔡京等誤國之罪逮靖康之難無一不驗懷使其言得用不為姦
惡所乘以抵于死則朕今日直至於彼草莽以立朝庭于今命卿以此職
注意不輕勿墮家聲朕之所深望也嘉歎久之時上方薦儒術論王氏程
氏之學 玉音曰聞卿是楊時壻所學深得楊時之道淵對臣何足以知
之 玉音入曰楊時之學乃是孔孟之道三經義解足以鍛王氏之膏肓
夫淵對曰楊時初亦信王安石之說後學於二程乃知王氏之非 玉音
又曰有三經義解便見王安石穿鑿之大淵對曰穿鑿乃王安石小過其
罪在於不知大道原本一失無所不差故行之天下遂為大害 玉音問
數條辨析玉音稱善 右龍淵 高宗皇帝紹興十年御札曰朕患忠臣
而錄用其子孫如卿者抑又係家之主也雖變能趨遠於朝而終以疾病
退歸丘園可勝慨嘆今賜卿白金二百兩聊助微榮之費至可領也 玉音問
寵正義 歇宋皇帝靖康元年目錄上書審取舍以辨是非行賞罰以明

好惡明主之先務也。切見蔡京於元符建中之際，也蔽既深，罪惡未顯。有識之士，雖知其必亂天下，而著進奏之使，亦且倚以為宗主。故右司員外郎陳瓘，嘗為諫官，獨能推測其用心，而披露其姦狀於未萌之前。詳言極論，明若蓍龜。至於今日，無一不效。故京尤畏忌之。此一時言事官，得禍為最酷。諸人既得自便，而瓘獨再貶，指定居住州郡，流離羈窮，終以廢死。忠義之士，至今悲之。語及瓘者，未嘗不為之流涕也。竊考前代以忠直忤犯瓘，降至於公議復伸之時，雖已死亡，未有不蒙崇爵秩而錄用其子孫以為忠義之勤。瓘士習以厚，民風實天下幸甚。取進止靖康元年三月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陳瓘特贈諫議大夫，仍與二子恩澤勅骨體之臣徇義而不顧毀譽之實。既久而後明，爰錫綱章式旌高節。故承議郎陳瓘忠貞日月，名寄岱嵩，以諫議為心安社稷為說，潔廉乎著龜之先，譁譁乎兼石之至。言別白正邪，效于今日。由夫野老莫不敬容，元惡巨姦為之喪膽。流落之久，志氣不衰。卒老窮鄉，識者太息。編悚風烈，肆有褒嘉。寵以諫垣，錄其嗣子庶幾天下忠義之士咸知朝廷勸賞之公噫及熙何為自致淮南之覆餗。公君在必報遠來之行，矧我舊臣無愧前哲。尚欲異數水責。

宋史大典卷三百四十三

三

九原可特贈石諫議大夫

右寵瓘贈諫議刺

高宗皇帝紹興二十六

年八月十二日勅中書門下省尚書省開裡部狀。準紹興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陳瓘，嘗為諫官，議論忠讞，所言皆驗於後。及所著專集，指定王安石日錄之過深明君臣之分，殊可歎嘉。可特賜謚，今欲依太常寺擬到事理，施行伏乞朝廷詳酌。指揮施行申間事。七月十六日三省同奉。聖旨：依聞。送中書門下省指揮吏部供到狀，甚合陳瓘

主前條左丞議郎右司員外郎贈右諫議大夫贈左通奉大夫申聞事奉勅傳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朕嘗謂言苟立矣，二者在焉。故在外議郎右司員外郎贈右諫議大夫以獎王室，爾明此義。故其言驗於後。若此者，蓋朕賜之意也。爾義有所激，身且不顧，況於家乎？內有所守，死且不憚，况少壯乎？若此者，蓋有可定謚之指也。噫！生而為英死而為靈。朕昔聞之精，與尚棄棄乎？如主必能鑒此，可特賜謚忠肅奉勅。

如右牒到奉行紹興二十六年八月三十日中書舍人王綸行 右寵璫
謚忠肅荆臣仰惟皇帝陛下紹興之初宵旰未治思念忠臣錄其子
殊詔先臣正秉腸對行殿將加擢用而先臣久任在貶所幽處窪室特已
抱病和陸鑿辭寢東側然博之偶寓直內閣奉祠以歸入寵降御札賜白
金以獎其行顧念撫存之意具載詔旨宸翰寶章雲漢船回榮動縉紳輝
生許屋於厚林哉先臣銜戴厚恩遞以疾發不能仰酌天地之大德為終
惟恨成臣猶繼盡瘁圖報萬一臣追惟先大父臣瓘頃在諫垣以論事件
非辜恩徙近甸建靖康間始命以官除丞太僕主上龍飛眷遇愈厚非
特先臣被寵若此過者先大父臣復蒙賜謚忠肅父子際遇人臣罕有其
比臣雖至愚竊謂君臣之際實難唐太宗待魏徵最厚然徵卒沒未顧其
榮幸宜唐魏氏所能企及哉臣材力駕下禮無毫髮補報如先臣所戒謹
琳死以所藏衣糧刊之琬琰昭示天下萬世且推原事迹著于若孫俾無
忘聖天子之休德云紹興二十八年五月朔日右朝奉大夫添差權通
判建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勦農事陳大方謹書 告大祖駕部尚書

水樂大典卷三十四三

辛三

公家訓云事親以孝事君以忠為文以廉立身以學所以自文部尚書特
進錄議而下至直閣正言及宋正少卿累世俱蒙 聖眷 御札 王者
舉嘉賜賚不一文開彌載今錄一二附於年譜之後以示子孫如能恪守
祖訓忠以事君孝以事親廉以蒞事學以立身不墮家聲則豈不能勸朝
闈之眷遇耶是人宣子之所深望也子孫其勉旃延祐二年歲在己卯仲
春之望七世孫宣子百拜謹書了齋先生舊祠堂記 建中之初右司諫
陳公瑩中論蔡氏兄弟忤旨寢崩來公之南還以其罪斥天下憤惜之
無敢言者名隸黨籍餘二十年轉徙道途無寧歲卒以窮死初京爲翰林
承旨以詞命為職督姦隱惡未形於事雖未通顯世之人蓋莫知其非也
公於時力言京不可用用之必為腹心患宗社安危未可知也聞者往往
甚其言以為京之惡不至是已而陰結嬖伴竊國柄悉如公言於是人始
服公為著危也昔王大公安石學行負特望神宗皇帝用參大政士大夫
相處於朝謂三代之治可以立致吾公獻可獨以為不然抗章論之雖
大正溫公猶以為太過欲獻可姑緩之未幾多變更祖宗故事以興利開
邊為務諸公雖在力交攻之莫能奪其流毒至于今未殄也故溫公每謂
人曰獻可之先先余所不及心誠服之今以謂公之於京言之於未用之

前獻可之於刑部論之於晚用之後則公之先見於獻可有光矣二公之
吉蓋異車而同轍也靖康中朝廷欲盡復祖宗之舊而一時故老無存者
天子念公之忠追贈謹讓大夫官其四子所以寵嘉之甚厚此非私於陳
氏也蓋將以承嗣臣節也而公之邑人乃相與即縣庠為祠堂以奉公祠
堂成屬予為記余曰公之德業足以澤世矣後雖不用於時而其流風餘
韻獨足以立儒夫之志非一鄉可得而擅也然居今之世流離播斥其施
不廣而邑之士大夫誦其書尊其道伏節秉義繼其風烈時有人焉則切
施於其鄉為多矣古者有功人則祀之則公之祀嘗載祀典以遺來世是
宜書乃為之書建炎四年八月初記龍圖閣直學士朝散大夫提舉杭州
洞霄宮楊時撰從事郎新差建寧府府學教諭李經言并題額人記云
延平太守余景塘以書語臣曰丁齊忠廟公比葬沙縣人陳公以識見之
明言論之直爽于靖康比寄米謙坦之制而立勸忠之坊也丁齊遭靖而
宋之公主之平距今一百五十六載所居之屋尚存三間并後植一株松
施行可謂甚古則公主之十八年也且公居合浦謂室為齊名齊曰丁自
為之記以著齊心亭上之義後居荆浙江淮之間衆以丁翁稱公之所
用居何適而非了齊况於其鄉耶葺其僅存與其既圮復其齊扁然其遺

永樂大典卷三百四十三

十四

書肖像於極俾其容仍歲時奉祀是邦人尊慕所同者而榮也得奉而行
之顧紀馬公復於余侯日尚質存古教化之先務夫丁齊身居貢之時
閩郡說之誣民憤小人之蠹國明日張膽力排其姦歎痛詛譏其凶險生
於京之用舍為治亂之分雖遠去於潮流離轉徙而顧天呼父忠之所激
澈澈涓涓如長江大河無所壅嚴嚴烈烈如逐風勁庭無所避若乃平生
學力尤著見於尊光之書其在合浦辨私史增加昭裕陵之盛美自謂對
越在天豈乎四明為論四十九篇拔本塞源不遺餘力而後已比其任宗
社安危之責視生死禍福為何等物聞風起者當如何其尊慕也故昔之
廢祖竹瓦地雖辱太以了齊何陋之有非惟合浦為然也元公之居人必
加敬天保才覽相期勿壞今之樓臺規新彊質謂之了齊不卒故乎詩曰
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夫所思在心而不繁
者發益弗替是比邦之人常目繁而道存也抑丁齊之道存乎其言既輯
既藏誦明之傳于學者以無忘公志則邦人之尊慕達於天下之尊慕龜山
所謂誦其言尋其道使節來義以繼其風烈者庶矣嘉定三年二月初記
奉議郎權撫州軍州無管內勸農營田事三山林岳撰從事郎福

永樂大典

卷三一四四

刑路從默刑獄司撫法官郭詢直篆書。迪功郎南劍州學教授楊定中
隸額淳熙年間朱文公先生知南康軍州嘗立濂溪先生祠以丁翁先
主配祀。元祐元年十二月廿日丙子嘉熙三年主薄無疾歷黃商精諸于郡
守馬天驥推官田祖木來拾帳入焉每歲以春秋二仲丁奉祀云。讀了
翁文集嘗讀陳忠肅公之文觀其述已之志稱人之善未嘗不推而決
諸義利取舍之間於是公之所以常肖中浩然前定不疚者其所自得蓋
有在也。孟子曰：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耳。又曰：生亦我所欲
義亦我所取，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陳公之學益得諸此。惟其
察而精之也，入毫芒是以擴而充之也。塞宇宙新安未無教書。又云：李
氏曰：舜之所以能瞽瞍底深者，盡事親之道矣。為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
已。昔羅仲素語此云：只為天下無不是底父母。翁聞而善之曰：唯如此。
而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彼臣叔其君子哉！其父者，嘗始於見其有不是
處耳。又云：了翁於義利上者，辨最分明。凡作文字，多好正理。又云：了
翁氣剛才大至完道鄉不及也。又云：了翁有濟世之才，惜其不及用也。
先儒云：明道先生之學發于誠，致了翁先生之學發于忠勇。百世之下，
聞其風而興起者，其志遠矣。龜山語錄云：了翁乘舟之前，賤通州遇

永樂大典卷三一四三

五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一百四十三